



岁月凝香看小雪

◎杨慧雯

满目金黄的秋天还没来得及完全消退，小雪已轻轻叩响了冬的大门……

记忆里，小雪节气前后，大半会下雪，雪羽飘洒，琼花醉落，那悠悠染上的洁白，向天地，向万物，问候冬安。那场在暮秋就惦念人间的纤纤小雪，温和、娴静，乍见，就浸润了岁月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：“十月中，雨下而为寒气所薄，故凝而为雪。小者未盛之辞。”依稀记得，去年冬天的第一场雪，便落于小雪节气。那天，我早起写作，隐隐听到有雨敲窗，遂到窗边，小雨淅淅沥沥，飘飘洒洒。凌晨时分，气温骤降，窗外，就飘起了雪花。那雪，先是粉末状的，细细的，小小的，还伴着雨丝，慢慢地，竟变成了颗粒状，粒粒饱满，如玉如珠。它们落在窗外的桂树叶上，轻轻一滚，尔后，便欢喜地落到地上，如同一个个顽皮且快乐的精灵，一片冰心，万般柔情。

打开窗户，一股冷风吹进来，几片雪花落在头发上、眼睛上，我看刘海上那些雪花，片刻它们便踪影全无。落在睫毛上的一片雪花，变成了绒毛般轻寒的水雾。我满心欢喜，这雪，终究是悄无声息地应了这节气而来，它们承载着人们对冬的期盼和希冀。小雪遇雪，是一件多么让人惊喜的事情呀，约朋友一起赏雪、品茶，一杯琥珀色的普洱为小雪平添了更多话题。

《红楼梦》中，妙玉取花蕊上的雪用来烹茶，那用沾了花香的雪水煮的茶，一定是有着花的香和茶的雅吧，当若有若无的花香伴着氤氲腾起的茶韵时，定会素香缭绕，绵绵不休。妙玉那样空灵、聪慧的女子，不正有着雪的纯洁和茶的灵秀吗？她用最素、最雅之物，让冬雪在花香茶韵间流连。

今年小雪节气前，阳光温暖。在北大街的法桐下踱

步，满足了我对“浪漫”二字所有的理解。宽阔的街道上，阳光舒缓地打在每一片叶子上，那金黄的叶子，无论是在树上欣然等待，还是在树下安然静溢，都活色生香，妙不可言。整条街道，都被金色的光芒笼罩，宛若枯叶飞花，辉煌、壮观。宽宽大大的叶子，如金黄色的巴掌，一片，又一片，一层，又一层……

《诗经》里说：“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蓬蓬萋萋，雍雍喈喈。”李白也有“宁知鸾凤意，远托桐桐前”的美好诗句。都说冬天山寒水瘦，万木萧疏，可这个季节的法桐，却如流动的油画一般，多彩、斑斓，流连浅醉，回味悠长，看不够，赏不厌。

朋友晒出几张照片，暖阳下的麦田里，三三两两的人在挖着荠菜，心生羡慕。连续几日的晴天，适合与家人一起重温小时候挖荠菜的快乐。朋友分享了一个位置，说

找到一片麦田，荠菜挺多，欣然前往。荠菜混杂在麦田间，叶片贴在麦苗上，乍一看，很难辨认。但它逃不过我的眼睛，因为我小时候对荠菜特别熟悉，至今能够想起当年和姐姐提着篮子，在无边的麦田里挖荠菜的快乐时光。那时，荠菜是最鲜嫩、最美味的。我们低着头，敏捷、迅速地用铁铲挖那叶子硕大且厚实的荠菜，只需一会工夫，篮子就堆满了，用手压了再压，提起来感觉沉甸甸的。这时候，姐姐在麦田里歌唱，我艳羡她如百灵般清脆的歌喉，直到落日余晖洒在田间，才踏着袅袅炊烟回家。妈妈总能变着法子用荠菜做出不同味道的食物。时至今日，每每回味，那荠菜，蕴含着妈妈的味道和岁月的香醇。那独特的味道，一遍遍唤醒我去回忆那段清贫，却也鲜活的美好时光。

严冬送瑞，岁月凝香，冬来了，小雪来了……

不曾离去的芬芳

◎秦岭雅居

一阵风吹来，黄叶哗啦啦地落下来，冬日的秦岭北麓，肤色变得有些暗黄，让人的情绪也变得不那么活跃了。

风和日丽的中午，我迎着清风坐着轮椅出了庭院，一种久违的味道，唤醒了多日被郁闷压抑的神经。自从脚踝受伤后，整整一月我卧病在床，虽然有亲人左右陪伴，可我却像笼中鸟总想着回归自然。往年的秋季我是闲不住的，总会趁着阳光正好时，寻找秋的样子。我喜欢秋，喜欢秋安静下来的模样，秋就像中年的我，已过了焦躁的时段，不再迎合，不再虚伪。在山菊花开放的季节，与秋同处在阳光里，满目沧桑的我有了几分沾沾自喜，蘸着清风欣赏着一道道爬上鬓角的纹理。

今年的秋，对我来说有着太多的思念。风雨裹挟着飞叶，从我的窗口一晃而过，我想念秋的眼神，扳着手指头数着秋的时日，眼看它要从指尖滑走，心里不免有些失落。朋友为了给我解闷，将秋最美的样子用图片送给了我，对着那些唯美的画面，我的语言灵感木讷了，悄悄地收起了秋风里的情义。在一个个百无聊赖的日子里，无数次想象着、眷恋着秋容颜。我眼里的秋，确切地说是位谦谦君子，他是我的灵魂伴侣；寂寞的时候，我喜欢走进秋的怀抱，感受自然、博大的情趣。秋，对于我来说是思念成沙的释然，看护成了我唯一能做的事情。

在春天温暖的泥土里，我悄悄将五颜六色的菊花种子埋了起来，这是我对秋藏在心里的爱，看着芽苗在温床里渐渐苏醒。我憧憬着篱下赏菊的惬意。我种的秋，那是一幅田园生活的缩影，有菊香、有篱笆墙、有鸟语，还有太多的牵挂，在我的农院前爬上树梢，如金色的风铃在秋风里摇曳。秋天如约而至时，我失约了。

初冬的暖阳晒在身上暖暖的，在庭前，我奋力用双手拨动着轮椅，我的世界豁然

开朗，夹着阳光的空气异常舒心。放眼望去，远处的村庄与山坳，被阳光折射成童话故事里的情节，矮矮的房屋泛着金光，绵绵起伏的山脉耸立挺拔，披着金色光亮的人们，享受着安居乐业的祥和。门前公路上，一辆飞驰而过的汽车，切断了我远眺的视线。我的目光落在篱笆墙内的花丛，眼前瞬间亮了起来。被枯叶与尘埃压低的菊花，尽管俯身却没有停下绽放的节奏，那些从枯叶里挤出的色彩，红、黄、绿互不相让。我不知道它们等我等了多久，蒙着尘土的花容让我心疼不已。

我小心翼翼地将在花枝上的枯叶，一片一片捡起，又将蔫巴了的花和绿叶一一摘掉，轮椅顺着篱笆墙一点一点朝前碾压，我的手不停地，在花间拨拉着，尘土、枯叶、杂草很快一扫而光。等我回过身，神采奕奕的菊花个个挺直了腰杆，对着我笑。我用手去抚摸，就像抚摸孩子们的后脑勺一样，心中生出无限的喜爱；在红黄相间的菊花丛旁边，伸进阳光里的一串红，枝头挂着为数不多的叶子，令人心生暖意；地面上落叶横生，怎么也长不高的几株黄玫瑰，在老枝头竟然发出了新芽，顶着几支嫩黄的花儿，现出一线生机；靠墙角的月季花枝上，强凑了一点猩红，自顾自地摇曳。

我的眼眶开始湿润了，在篱笆墙下的方寸地，抓住了秋的内核，感受到秋真切的存在。经过一番打理的小园子，虽然面积不大却是整个秋。我享受着篱下片刻的悠闲，嗅着淡淡的花香，和熟悉的泥土气息，一种被大自然眷顾的滋味，甜甜的。

风不紧不慢地督促着，枝头变黄的叶子纷纷而下。我的秋在路上，兑现了与我不见不散的誓言，那些醒目的花容，治愈了我的相思，那些迟迟不肯离去的芬芳，化作岁月的年轮，刻在我的心房。我的秋在路上，这是岁月如梭的印痕，见证与分享不容错过。

铁马秋风大散关

◎宋力行

我们去大散关的时候恰是西风正紧、泰山凄冷的深秋时节。

披甲扬鬃的战马没有了，但四轮“铁马”风驰电掣，沿川陕公路往西南奔驰，才十来分钟，就绕进了秦岭北麓的崇山峻岭之中。路两边的山势由开阔而狭窄，渐渐收紧。离宝鸡市约20公里处，道路急转，两山对峙情势迫人之处，“大散关”几个雄浑的大字赫然出现。

一行人下得“马”来，群峰壁立，苍茫雄劲。路南沟陷，冷冷清姜河水，冷冷作响；路北就是进入景区的大门，但见石墙高垒、雉堞连亘，牌楼飞檐翘角、雕梁画栋，正中苍黑斑驳的木匾上，是四个古朴遒劲的大字：“古大散关”。猎猎西风，刚刚飞车穿越市衢的热闹繁华已然消逝，思绪飘远，心头不由得浮上了陆游那首著名的《书愤》：“早岁那知世事艰，中原北望气如山。楼船夜雪瓜洲渡，铁马秋风大散关。塞上长城空自许，镜中衰鬓已先斑。出师一表真名世，千载谁堪伯仲间。”

大散关地扼中原通往西域的隘口，为关中四关之一；同时沟通南北，自古为“川陕咽喉”。历史上，大散关曾发生战役70余次。遥想陆游，年轻时立志“上马击狂胡，下马草军书”，曾投奔四川宣抚使王炎幕下，后参与了大散关强渡渭水战役，斗志昂扬驰骋在抗金斗争的第一线，那时的他，内心一定充满了收复故土、报国建功豪情。可惜不久王炎就被主和派召回京城，幕府撤散，一切终成泡

影。晚年的陆游“僵卧孤村”，回望空度的岁月，梦里的峥嵘，一定会想起吴玠吴玠、想起王炎、想起自己，怎能不“书愤”呢？“铁马秋风”的壮阔雄浑里，藏着陆游多少壮志难酬的苍凉与悲怆啊！大门进来的第一个院落，就是以怀念陆游为主的大宋历史文化展区，院中有诗人像，四壁刻有诗文。

除却军事重地，大散关还有另一个“身份”。传说老子东自函谷入关中，飘飘不知何至，在大散关写下了《道德经》。在大宋历史文化展区北，一座高大巍峨的两层楼宇就建在十级台阶之上，大殿正中是老子骑青牛的汉白玉像，另外还有清姜河野鱼化石、散氏盘、青釉剔花倒装壶等几样陈列物，古今难分、真假难辨，传说与史实交织、历史与现实交错，倒更给人一种神秘神奇的感觉，平添了这古大散关的魅力。

绕过老子殿往后走，就开始爬山了，这里石级陡峭，沿路石栏杆上挂着铁链，落叶满地，簌簌作响，一派萧瑟。半山处有烽火台，登台眺望，群山如峰，深秋阴冷，劲风吹来，众人真真领略了一番“高处不胜寒”的滋味。烽火台下，就是古战场遗址，可以看到守城的炮台，城墙上刻有“陈仓故道”几个大字，旁边还有一眼“龙泉”，泉水正从一个张开的石龙口中流出来，流到下面半腿高的石井台里去了。我们用枯叶接来尝了尝，清澈甘甜，应该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吧。古战场的另一面，隔着一道游廊，有个小小的平台，那里

有真人般大小的南宋抗金名将吴玠吴玠雕像，一坐一立，怒目向前，旁边立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石碑，气势雄伟。

从古战场往上到山顶苏轼像，全都是陡峭的石阶，我们一行中有老有少，便在山腰的茶室休息。轩敞的茶室北据山崖，南面玻璃落地，美景一览无余，对面的笔架山雄壮高耸，仿佛触手可及。远山如黛，山脊上隐约有一条

白线伸向青霄腾起的高处，那是什么？难道是一条野径？从那里翻过去，应该还是山吧？翻多少山才能到四川哩？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”啊！穿山而过的铁路提醒我，高铁到成都，不过几个小时罢了。

有人问我，何不选春暖之时登山赏春，据说大散关上白鹇梅花开繁盛；也有人邀我盛夏之时进关避暑，说大散关树林阴翳暑热顿消，那当然也颇有趣。但，萧瑟秋风、无边落木，放眼塞外、回首中原，虚实相间、古今纠缠，寂然凝虑、悄焉动容，则非深秋而不得。



芦花吹雪

◎王金娟

深秋薄阳，最美好的事莫过于赶赴一场风花雪月的邂逅。

去县功葫芦沟的路很窄，山路持续爬坡，只能容一辆车通行。午后的太阳慵懒地藏匿在厚厚的云层内取暖，天气阴冷，有些冻耳朵冻手，但并没有影响到人们赶来看芦花的心情。陆陆续续有车上山，挤在农家住户的场院、房前屋后边停下，徒步上山看芦花。葫芦沟四周都是山，放眼眺望，远处地畔一簇簇芦花花开得随心所欲，山的更高处更是白茫茫的一片。

步行上山大约20分钟，那一大片洁白的、轻盈的、柔美的芦花就出现在眼前，风从河沟吹来，芦苇叶簌簌作响，芦秆在摇，朵朵芦花雪花般舞动，好像白色的波浪。

芦花吹雪，我心里不禁生出这样一幅浪漫的画面：秋风吹摇河岸的蒲棒，我们牵手走在暮秋，在苍茫的秋光里走出一世的温暖。和眼前这素

洁、飘逸、淡雅的芦苇花融为一体，心瞬间被沉醉了。

摘一枝芦花，偎在脸上，柔柔的、暖暖的、痒痒的，带着淡淡的清香。我爱这素白的芦花，爱这不晚的等待和相遇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我，在芦苇枯黄、芦花飞絮的时节才来，错过了你风华正茂的季节，在你即将褪尽繁华之时。

在落日的余晖中，我久久地凝望，你是在等我吗？

